

有好扯

□ 未木

扯，一般是做动词用，也就是拔的意思，去地头扯萝卜，扯点葱葱蒜苗回来。还有一种就是扯布，《白毛女》中的杨白劳唱的，“扯上二尺红头绳，给我喜儿扎起来”。但川人用语中，“扯”的意思就大不一样了。

两个人吵嘴角犍，提劲的往往会鼓起眼睛筋绷绷地说，扯，你有好扯，二胡那么扯还拉得惊叫唤哩，响簧那么扯还拉得呜呜叫哩！凶，你有好凶，川芎那么凶还丢到罐罐头熬了做药哩！

这里的“扯”就是一般所说的嘴嚼，嘴巴劲。老王说他女娃子以前扯得很，才五六岁的时候，老王给她买了辆儿童车。那天女娃子一个人在外头骑，不小心遭一个收荒匠把车擦挂了一下，本来也没得啥子事，女娃子高矮拉到收荒匠的车不准走，还哭了起来：“哦，你要赔我的车子，你把我车子撞烂了，我爸好不容易才买的。”老王两口子听到外头闹哄哄的，跑出去看，车子也没有撞坏，娃娃也没有撞倒，老王就喊女娃子把手放了，没得事。收荒匠心颤颤地说了一句：“这个小娃娃看不出来，那么小就那么扯哦！”

扯，也表示不服管，不按规矩来做，你喊咄咄他偏咄咄，你喊往东他偏往西，就是牛起整。那天老憨守大门，有个人没有戴口罩就要进，老憨开始还好生说，没有戴口罩不能进，这是规定。那个人就要估倒（强行）进，老憨说，这样子，你就在外头买一个口罩就对了。这个人油盐不进，高矮要硬闯：“我没得口罩，你又要咋个，就是个守门的嘛！”

老憨也毛了：“你扯，你有好扯，不准进就不准进！”这个人后来乖乖去买了个口罩来。扯，也要扯得有道理，不要乱扯横扯胡扯，嘴巴再嚼再凶也要讲道理才对。

征稿启事

方言一出，忍俊不禁。四川方言龙门阵《盖碗茶》版面推出以来，得到省内外四川方言作者的大力支持，为了让《盖碗茶》更加活色生香，方言故事层出不穷，我们向“有故事”的方言作者长期征稿，有好的方言故事，有趣的方言传说，都可以给我们投稿。字数1000字左右。

投稿信箱：

730156805@qq.com

盖碗茶

云往北，好晒麦

□ 王皓熙

明正德年间之状元——新都杨慎（升庵）好学广思，才情绝伦。

升庵历年之读书笔记，经后学整理合而为一，号为《丹铅总录》。其细论天文篇《密云不雨》中，记载了这样一条民谣：“云往东，一场空；云往西，马溅泥；云往南，水潭潭；云往北，好晒麦。”大体总结了积雨云行动轨迹与降雨概率之间的关系，虽后文所论仍未出阴阳八卦之窠臼，却亦有保存当时民谣之功。从这首民谣来看，“东”与“空”、“西”与“泥”、“南”与“潭”、“北”与“麦”当皆为同韵字关系。然而，若以当今普通话来读之，则“北”“麦”二字已然韵脚有别，反倒以四川方言读来却顺畅坦然，毫无违和。可以想见，升庵所在之明代四川，其方言口语在“北”“麦”二字上，当与今日相去不远。《密云不雨》这条笔记所推断之自然原理虽非现代科学，但其记载之民谣却可作为语言史研究的一例佐证材料，岂非亦“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”？

同时，非独四川方言如此，在岭南广东，粤语中“北”“麦”分别发音为“bak”“mak”，虽与四川方言发音大相径庭，且更保存了中古汉语入声之特征，但依然是二字同韵。可见，在从中古汉语向近现代汉语演化之过程中，虽然四川方言（主要指成渝片）丧失了入声，但在很多字音的演变上却延续了中古汉语之逻辑脉络。行笔至此，忽然想到，早已融入中国的洋快餐“McDonald's”被翻译为“麦当劳”，以普通话读来并不十分贴切，以四川话念则音韵接近，而若以粤语念起来，却神奇地恰到好处。

言归蜀语，小时候，我们传唱着这样一则童谣：“张打铁，李打铁，打把剪子送姐姐，姐姐留我歇，我不歇，我要回家打毛铁。”其中“打毛铁”在有的版本中被易为“割燕麦”，其家庭成分虽骤然有了工农分野，韵脚却始终如一。但不论如何，这首童谣是决计无法用普通话读得通顺流利的。今天我们读明代杨升庵之书，能从中记载之民谣得到许多有趣的知识，又焉知后世之人，不能从这篇小小文章中得到一些意外的乐趣呢？为文之乐，于斯见矣。

听『鬼故事』

□ 陶灵

夜晚歌凉听大人摆龙门阵，是我们当细娃儿时再寻常不过的事。听故事的地方比较固定，一般都在街的中心地带，那里住家人户多，门前的坝子宽敞。最关键的一点，主人家喜欢热闹、好客，早早准备了板凳、椅子、蚊烟和老鹰茶。

牛郎织女、桃园三结义、八仙过海，以及林海雪原、铁道游击队等古今故事传说都有，但最多的是“鬼故事”，惊悚、恐怖。我尽量不去喝老鹰茶，不然中途尿胀了，外面黑黑的不敢去厕所。

听完故事和一群细娃儿回家，街上没有路灯，偶尔从住家人户的窗缝里透出点亮光。经过漆黑的巷口，或摆过死人棺材的地方，我一个劲儿往前冲，生怕落在了后面，那披头散发的恶鬼会突然从身后扑上来，抓住最后面的人。心里正发怵的时候，胆大的娃儿呼地一下跑到最前面，大喊一声“鬼来了”，吓得胆小的扑爬连天地跑。尽管害怕，每晚我们还是忍不住去听“鬼故事”。

后来，姑姑教了我一个办法：放一块红帕帕儿在身上，遇到鬼时拿出来挥舞，鬼怕红色，就不敢靠近了。

夜晚歌凉，我也听姑姑讲故事：八月十五夜晚河里开莲花，看见的人一辈子不缺吃穿。我也想看莲花，姑姑捂着胸口说：要把良心放到当中的人才行。我一生都记得这句话。

掐活

□ 李正庸

掐活，在乐山一带方言中，是指对遭了天灾人祸的落难人或家庭给予救助、扶持，让其从苦难中走出来的意思。

记得年轻的时候，正是吹喷子出工的岁月，那时的农人们住的是土墙茅草屋，日子苦穷。

一年春天，山上草枯木黄。一天早饭后，农人们正在山上田头干得起劲的时候，忽有人大喊：你们看，是哪个的房子遭了火。人们忙丢下活路，朝浓烟大火方向跑去，才晓得是陈老五家的房子遭了灾。那时没有灭火工具，房子又处在半山没水源，大家眼巴巴望倒大草房烧成光坝坝，陈老五一家老小哭倒在地。

生产队发话说：“陈老五一家落了难，大家出力掐活一把帮他们渡过难关。”

地邻上的人们，砍的砍树子、竹子，挑的挑谷草，有的出一升半升大米苞谷，有的拿衣裳裤儿铺盖。几天时间，大伙为陈老五盖起新草房，做起新床，让一家人有了住、吃、穿。陈老五一家人千恩万谢。而今，他的儿孙成了事，都住上了楼房，开起了小车。

发财梦

□ 陈世渝

彩票发行至今，我期期投注。我想，勒种“守株待兔”的方法，以不变应万变，也许效果还好些。二十年来，我中了无数小奖，6次200块，一回3000块，离中大奖只一步之遥。虽然也用了些钱，但我却痴心不改，照买不误，相信“早中晚中早晚要中”，总有一天要交好运。

最初买彩票的时候，我月薪千多块，加上业余时间写点小文找点外水，生活倒也过得去。自从加入了彩民的行列，一下逗遭吸引住了，并乐此不疲，乐在其中。

我晓得，中头奖的机会微乎其微，据说是1700多万分之一的概率。但咱好歹也过了一把富翁瘾。每当周二、周四、周日晚上，我逗坐在电视机前，翘首以盼开奖那激动人心的时刻……

买彩多年，我认为，只要不影响正常生活，花钱不多，费事不大，每期投个几注，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乐趣，使枯燥的生活丰富多彩。说不定哪天运气来登了，一不小心，幸运之神真的逗降临到我的头上呢。诚然，中了大奖当然令人高兴，可拿那笔钱去干各人喜欢的事，实现梦想；没有中奖，逗当献了爱心，帮助了他人，不是也嘿有意义呀？

阴倒跄

□ 胡华强

川渝地区有句歇后语：“黄葛树下扭秧歌——阴倒跄。”“阴”即“暗中”“私下”的意思，这里与“黄葛树的树阴”形成谐音双关；“跄”，按照词典解释，指走路摇摇摆摆的样子，形容秧歌的舞姿。“阴倒跄”在方言里却另有含义。

“跄”，在川渝方言里，引申出“活泼”“调皮”“滑稽”“任性”“倔强”“狡猾”“阴险”甚至“可恶”等一系列性格特征。其感情色彩，视语境而定，具有褒义、中性和贬义，总体而言，贬义为主。

“别看那小伙子平时不多言不多语的，了解他的人都晓得他阴倒跄。”这里指某人在腼腆内向的性格下，其实也藏着活泼的天性，是褒义。

“平时看起来那个娃娃多听话得嘛，今天遭他妈骂，哪晓得还阴倒跄也！”这里是指“倔强”“任性”“调皮”的意思。

“刘麻子那个人你尽量少跟他绞，别看他随时都笑嘻嘻的，其实阴倒跄！”这里就是“狡猾”“奸诈”“阴险”的贬义了。

在川渝方言中，贬义的使用最为常见。说某人“阴倒跄”，就是说这人有欺骗麻痹人的外表和行为表现，其实暗藏私心，而且心思复杂难以捉摸，需要提防。也指在背地里作对唱反调，使坏捣鬼的小人行为。

其实，“跄”并不可怕，它不过是一种“另类”的表达，可怕的是那个“阴”字。阳光之下，万物明朗而灿烂，我们的世界就是通透清晰的；事物一旦置于阴影中，我们对其既不可识，亦不可控，只好任其“阴倒跄”，岂不吓人！